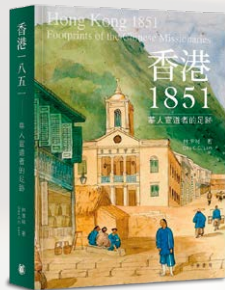


# 再寫

## 韓山明牧師與福漢會

崇真會歷史研究員 | 梁翠華博士

近日在香港書店看見林準祥博士新書《香港 1851：華人宣道者的足跡》，其中一章是有關漢會的。<sup>1</sup>文中援引差會檔案和歷史著作，交代福漢會的成立及發展、郭實獵與其他傳教士的矛盾，韓山明牧師撰寫福漢會報告揭露會務弊端、以致最後郭實獵病逝而福漢會無以為繼的故事。可惜林博士在鋪陳這段重要的歷史時，輕輕帶過當時歐洲教會對郭實獵和漢會做假的質疑，反而寫成是韓牧的不忠不義行為，猶如粵語片的「謀朝篡位」，更標籤韓牧：「居心叵測」、「早有預謀同室倒戈」、「漢會叛徒」、「一手打垮郭實獵對華人傳道的貢獻」。對林博士處理這段歷史的方式，我難以認同。



我在 2016 年曾在《崇真會訊》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目是「恩怨情仇福漢會」，根據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及伯明罕大學資料，分享巴色會與福漢會（即漢會）的合作而至決裂的關係。我不是研究郭實獵或福漢會的專家，祇是看過一些相關書籍和部份文獻，寫那篇小文是希望借福漢會風波說明宣教同行同心的重要，因此文章焦點放在韓牧與郭實獵之間的關係，對兩個同樣為中國宣教事業奉獻生命的傳教士，因華人同工品行引發公開激烈的紛爭，我的結論是「深感遺憾」、「警惕自己，珍惜同行夥伴」。今日回看，那篇文章實在寫得膚淺，既沒有探討福漢會在歐洲掀起的中國宣教狂熱，也沒有交代在港的英國傳教士對郭實獵的指控。如今受到林博士文章的激發，不得不重翻自己電腦，就舊文提出能力所及的一點補充，希望有助崇真人了解這場風波的更多時代背景，對這段歷史而至林博士的觀點作出自己的判斷和評價。

### 《福漢會報告》的代表性

大家最需要明白的，就是雖然韓山明牧師是《有關福漢會的報告》的作者，該書內容卻絕非出自韓牧一個人的資料和意見，而是集結了多名當時在香港的西方傳教士的證詞。<sup>2</sup>漢會會員的各份中文證供由禮賢會的葉納清牧師（Ferdinand Genähr）親自看過翻譯無誤，再由剛從德國來港的鳥牧師（Karl Vogel）作證文件是真本。報告附錄七羅列了郭實獵在 1850 年於歐洲出版的《愛漢者的中國報告》有關中國宣教事工的陳述，附以不同傳教士相關的證詞。<sup>3</sup>韓牧引用的傳教士證詞來自黎力基、禮賢會的葉納清和羅存德（W. Lobscheid）、與郭實獵一起創辦漢會的美南浸信會羅孝全牧師（Issachar J. Roberts）、鳥牧師、美北浸信會的約翰生（J. Johnson），他們都以親身在香港及廣東宣教時的所見所聞，來質疑郭實獵描述的中國教會現況的真確性，證人來信由倫敦傳道會的何斯伯醫生（H.J. Hirschberg）細閱及證實無誤。

1. 林準祥，《香港 1851：華人宣道者的足跡》，香港：中華書局，2026，頁 127-151。

2. Theodor Hamberg, *Report regarding the Chinese Union at Hong Kong*, Hong Kong Register Office, 1851.

3. Charles Gutzlaff, *The Chinese Reports of Gaehan*, Cassel 1850.

其中羅孝全的證詞尤為重要，他指出漢會在 1844 年初成立時，會員就是他、郭實獵和他們的本地助手，所有願意受僱的人都獲得聘用，羅孝全表示這安排是經過計算的，好在未有真正轉化歸信者的情況下，也能得到許多人加入漢會。這個說法直接否定了林博士的說法，即漢會最初的十來個華人宣道者都是敬虔基督徒，自資投靠郭實獵，沒有祈求金錢回報，就像德國摩拉維亞弟兄會一樣。<sup>4</sup>

其他傳教士也在報告中作證，他們去過郭實獵宣稱已建立起華人教會、並有基督教堂恆常禮拜的內陸地方，包括潮州、客家地區的淡水、惠州的博羅以至九龍的尖沙咀，卻沒有看到任何基督徒、教堂或者村民家家戶戶拆除偶像的事實。郭實獵聲稱他在尖沙咀村欣慰發現人們渴求真理，大約 80 名村民拆除家中偶像，還派出兩個最有學識的村民去接受進一步的真理培訓，郭實獵形容它是首個全村歸主的中國村落。羅孝全卻在給韓牧的信中表示，自己曾多次與郭實獵去過尖沙咀村，但是都吃閉門羹，不理解郭實獵所寫的基督徒村落是什麼。此外，羅孝全在信中順道告訴韓牧，他曾經從印刷商送來的一批福音書刊，發現韓牧之前悄悄做出的標記，證實了漢會會員把應該派發的書刊倒賣給印刷商獲利的事實。韓牧與鳥牧師曾親自去尖沙咀村求證，同樣未能尋見任何基督徒，他們所進去的房屋也有祖先牌位，與其他供奉偶像的中國村落無異。

黎力基的證詞指他在潮州曾遍尋郭實獵報告所提及約 30 名已受浸的基督徒群體，卻找不到任何教會的痕跡。後來他偶爾問及一個當地人，對方直認自己和兒子就是當年為三十人施洗的華人傳道員，表示當年事情安排和現在不一樣：「若有人喜歡我們傳講的馬利亞和約瑟之類故事，我們便會問他是否願意受洗，來潔淨自己的罪，他若同意，便給他行水禮，之後沒有進一步的教導。絕大部份受洗的人，從此不曾見過或聽聞過。」葉納清在作證的信件中表示自己認識幾個漢會會員，包括他的鄰居，都是為了金錢而成為基督徒。那些曾受僱漢會的，除了一個有真正前往指定地方傳道，其他的都是留在原居地，用完所發的工資，便撰寫虛構的傳道日誌，他們所報告的信徒群體都是幻想出來的，包括香港島對面的尖沙咀基督徒村。

這些傳教士異口同聲推翻郭實獵和福漢會在歐洲散佈的宣教成果，他們的證詞清楚地刊印在報告附錄七，可惜林博士的書卻完全沒有提及當中的內容，祇把討論放在附錄三的漢會華人成員的證詞，糾結於供詞的次序，並以此推論是韓山明故意編排把有品行問題的供詞放在前面，來製造全部成員都有問題的錯覺。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祇要細看最後兩名華人傳道戴文光和曾福的供詞，便會看到他們都承認曾在傳道日誌作假和欺騙郭實獵，並不支持林博士的說法。其實，漢會成員品行不端並非打垮福漢會的最重要因素，真正左右福漢會前途的是前述的附錄七，因為它揭露了郭實獵與福漢會在歐洲向眾多中國宣教支持者所作的報告可能並非事實。

## 福漢會在歐洲建立的龐大支援網絡

郭實獵當年在歐洲極負盛名，他的亞洲航行記事令許多從未離開過歐洲卻熱切想為上帝得人的教徒發現全新目標，四億多從未聽過福音的中國靈魂！郭實獵身兼多職，既是政府官員、傳教士、旅行家、又是作家、聖經翻譯工作者，他在歐洲基督徒圈子有極廣泛的人脈網絡，支持他的不乏皇室權貴、學者及教會領袖。從 Jessie Lutz 的書，可以知道郭實獵在 1850 年歐洲被擁戴的盛況，情況與現今藝人跨國巡迴表演近似。<sup>5</sup> 她引述瑞典歷史學家 Herman Schlyter 描述，郭實獵著實是馬不停蹄，拼盡一切去推動中國宣教：「他連夜趕路，早上 10 點到達，衣著外表全然中式，把中國人說成是他的同胞，大約 11 點他向神學生演說，中午他在鎮上音樂廳以中國歷史為題講學，他聲稱漢會需要 60 個歐洲傳教士。在下午 4 點郭實獵去聖馬田教堂為四、五千人講述中國及附近地區的宣教工作，他求取幫助和財政支援為觀眾留下深刻印象，晚上 7 點他出席荷蘭傳道會與聖經公會的支持者會議，直到晚上 11 點他便離開往下一個城市。」<sup>6</sup>

郭實獵的行程在 1850 年 1 月由倫敦出發，遍及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荷蘭、比利時、法國、瑞士、德國、奧地利、匈牙利、波蘭、芬蘭、聖彼得堡、瑞典、丹麥、意大利、希臘等地，歷時十一個月。<sup>7</sup> 他在各地與支持者會面，講述漢會在中國宣教的情況及所見所聞，呼籲歐洲信徒捐獻金錢和差派傳教士來華。他的演說充滿熱情，打動不少人即場委身，成立宣教組織，郭實獵也即場指派一個中國地區為其宣教工場。其中在柏林伊利莎伯教堂的一場演說，尤為重要，促成了男士柏林中國傳道會的成立，差派那文（Robert Neumann）前往中國。當地的婦女傳道會知悉此事，也同時派出一個代表，成為那文的妻子一同出發。那文夫婦期後在香港成立了巴陵育嬰堂，養育德國傳教士在內地檢獲的棄嬰，後來更發展成女校。該嬰堂女校一直營運至 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港府借英國的敵人差會政策，沒收物業遣散孤女，巴陵嬰堂女校被逼結束。<sup>8</sup> 據學者估計，郭實獵 1850 年歐洲之旅促成了超過 100 家中國傳教組織成立，可惜大部份祇是名義上存在過，隨著郭實獵及漢會衰敗而在歷史消失。<sup>9</sup>

4. 林準祥，香港 1851，頁 130。

5. Jessie G. Lutz, *Opening China - Karl F. A. Gu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Cambridge: William B. Eerdmans, 2008.

6. Herman Schlyter, *Der China-Missionar Karl Gutzlaff und seine Heimatbasis: Studien über das Interesse des Abendlands an der Mission des China*. Lund: C. W. K. Gleerup, 1976. Quoted by Jessie Lutz, *Opening China*, p.237.

7. Jessie Lutz, *Opening China*, p.225-236.

8. Leung Chui Wa, "Aggression and Unity: The Impact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on German Protestant Missions in Hong Kong",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King's College London, 2023.

當郭實獵聲望越隆，人們越想查證他所指稱的漢會宣教成果是否屬實。在他出發前，歐洲已出現對漢會報告的質疑。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特藏有一本 1849 年在愛爾蘭出版的書籍，名為「中國基督教聯會的進展」，收錄了郭實獵及漢會秘書在 1848 年 9 月至 1849 年 2 月 26 日寄予歐洲支持者的報告及信函。<sup>10</sup> 該書出版目的是當時在愛爾蘭科克城負責代收捐款的一位薛尼女士，有見當時英國就漢會實況出現互相衝突的信息，不堪其擾，因此公開自己收到的所有資料，交由人們自行判斷。該書的最後一頁列出在英格蘭及愛爾蘭代漢會收取捐款人士的資料，除了薛尼，尚有在倫敦、巴斯、沃特福德和貝爾法斯特的其餘六位人士。他們在 1848 年至 1849 年總共為漢會收到 333 英鎊，其中 270 英鎊已分數次寄送郭實獵和漢會。該書刊登八頁捐款細節，詳列捐款人姓名與所屬地區，金額、代收者等，從捐款名單可以見到郭實獵和漢會的募捐深入社會不同階層，有貴族、船長、軍官、牧師、也有「主日學學生」和「教區牧師的僕人們」。這本小書反映出福漢會中國宣教運動在當時的歐洲是如何普及和備受關注，也可以明白查證郭實獵所作的報告之真偽是何等重要的大事，絕非如林博士所提出是個人嫉妒和貪婪而引發的。

薛尼提供的福漢會來信對漢會中國事工作了怎樣的描述？這些報告以書信形式寫成，用親切的筆觸報告漢會的最新發展，每封信都交代華人傳道員某某領了多少錢，被差派去中國哪個省市和所見所聞和佈道經歷，當中夾雜對有關地方的地理資料如位置、人口、種族、經濟狀況，但是重心始終是令人振奮的中國人迎接福音的「見證」：在廣西有三十多個男女村民恆常聚集祈禱聽道，有人奉獻 1 英鎊價值的銀錢支持事工；在河南有老道士慕道而至，要認識真理；在福建有商人開放家宅作基督教敬拜場地；在貴州有政府官員指派一所房子給基督徒聚會等等。這些漢會信件反映的是上帝福音處處得勝，華人踴躍歸主，卻從沒有提過漢會傳道員經歷過西方傳教士深入內陸後經常描述的苦難，諸如盜賊搶劫、航行水難、官府驅逐、村民詐騙恐嚇等。當時基督教在中國並不受歡迎，信徒往往被視作棄棄祖先家族，輕則被打被逐，重則被殺殉道。漢會的報告所展示的開放中國模樣，與西方傳教士所經歷的大相徑庭，單單以傳道者華洋之分，難以解釋這些差別。

薛尼在書末根據郭實獵和漢會秘書鄭啟耀的最新報告，總結

9. Schlyter, *Karl Gutzlaff*, pp.226, quoted by Jessie Lutz, *Opening China*, p.237.

10. Miss Chesney, *Progress of the Chinese Christian Union*, Cork: Guy Brothors, 1849.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特藏的郭實獵檔案。

11. 郭實獵在 1850 年歐洲之行路經荷蘭生病，認識英國護士及宣教支持者多娜，隨即與她結婚。參考 Jessie Lutz, *Opening China*, p.231。

12. 泰倫致薛尼的信件，1850 年 1 月 29 日，郭實獵檔案，伯明罕大學特藏。

當時漢會有 1800 名會員，數目持續上升。其中有 100 名是漢會直接僱用的傳道員，另外有 27 名是巴色會及禮賢會聘用的。又指漢會導師已經成功進入中國所有十八個省份，儘管在某些地區福音事工祇是剛剛起步。漢會將把福音帶去日本、滿洲、越南、朝鮮、蒙古、西藏、老撾、柬埔寨等地區。漢會又聲稱已經建立了 83 個基督教信徒群體，分佈在廣東、廣西、山西、海南、江蘇、雲南、河北、河南等地，最多的群體有 60 個會員。從郭實獵歐洲之行的規模，可以想像類似薛尼收到的漢會宣傳報告，當時也在歐洲多國支持漢會事工的群體中間廣泛流傳，這些宣傳信息吹噓中國福音大門已經大開，唯一攔阻基督教廣傳的祇是人手和資金不足，無疑可以為郭實獵及漢會募捐到更多資金，激發起更多年輕愛主的基督徒獻身中國宣教，看似是以小惡成就大善，問題是欺哄得來的金錢放入不誠信的人口袋真的會福臨中華嗎？用謊言來擴展天國也是上帝所喜悅的嗎？

## 揭發福漢會流弊源於苦毒嫉妒？

林博士認定《有關福漢會的報告》是韓山明牧師聯合其他嫉妒郭實獵成就的香港傳教士，拉垮當時漢會欣欣發展的中華福音事工的陰謀，曾經有類似看法的，還有前文提及過的郭實獵熱心支持者薛尼，以及郭實獵第二任妻子多娜（Dora Gabriel）。<sup>11</sup> 針對這樣的指控，我們不妨從伯明罕大學郭實獵檔案保留的一些相關文件尋找答案，包括香港報人泰倫（William Tarrant）寫給薛尼的信，以及聖公會香港主教施美夫（George Smith）給多娜的兩封信，它們與漢會傳道員指控韓山明的信件放在同一份檔案內，有助澄清韓山明的清譽，也否定英國傳教士嫉妒郭實獵功績的指控，可惜林博士不知何故未有採用這些史料。

被林博士定位為支持漢會的泰倫，原先是在政府任職負責土地道路及契約登記，但是因被捲入港督政治風波而被炒，離職後在 1850 年收購了香港知名報章「中國之友」成為編輯暨督印人。泰倫在 1850 年 1 月 29 日就薛尼有關福漢會調查進展回信，當中特別提到韓山明。<sup>12</sup> 他指韓山明獲郭實獵交托看顧歸信者及漢會，基本上是一個富有經驗及見識的人，也是一個出色的中文語言學家。泰倫又指韓山明是基督徒的模範，在這個關節點薛尼能得到一個如此有能力的助理去處理事務，實在是上帝的眷顧。泰倫作為報業中人，消息靈通，又認識漢會華人傳道員，若韓山明品格真的有问题，包括在何八信中所提到與戴文光妻子泛舟失德行為，泰倫不可能在回信中為韓牧的基督徒品格作證。相反地，泰倫在信中頗不客氣批評郭實獵的待人處事。他表示維多利亞城內不少人會毫不猶豫地指出，郭實獵並非他所宣稱那樣，他的動機也很多時候不是恰當和合乎基督徒身份的。泰倫表示自己與郭實獵相處多年，他最大的缺點是在談話中裝出一副外交家的樣子。這可能是因為他是一個為英國政府服務的外國人，需要不斷地接觸那些想繞過他的人，又或者因為他不經意地摹仿中國人風格，以致他的說話並非非常可靠。泰倫的結論是：

郭實獵天生心腸簡單和容易相信人，就像一般急躁的人，當發覺自己走過了頭，往往未能作出較佳的判斷。泰倫又在信中確認漢會秘書長鄭啟耀並非虛構人物，指他是在中文秘書處工作多年的中國人，品行端正，做事不錯，但是泰倫認為鄭氏並非能承擔秘書長職務的材料，不大可能寫作自己的報告，他相信鄭氏祇是把其他比他更熟悉漢會的人的意見寫下來而已。泰倫言下之意，是創作那些漢會報告的另有其人。

施美夫主教寫給郭實獵遺孀多娜的兩封信，分別寫於 1851 年 8 月 18 日及 19 日，即郭實獵去世後一週多。他在第一封信除了表達慰問，主要是徵求多娜的意見，如何處置福漢會的未來。他談及不久前與德國傳教士的會議，出席的有烏牧師、葉納清、黎力基、韓山明及那文。除了剛到埗的那文，餘下的都不想與腐敗的漢會有任何關係，認為不應繼續僱用漢會餘下的成員，以免損害中國福音事工。施美夫表示自己樂意協助多娜去查詢及改革漢會，重新集結一些穩妥的傳道員作為核心重建一個更健康的本地基督教傳道人制度。<sup>13</sup> 不過，從施美夫翌日的信件，我們知道他的建議沒有被接納，不但如此，多娜的回應明顯是令主教感到被冒犯。<sup>14</sup> 施美夫在起頭便指出自己一直對郭實獵的宣教工作保持友善和尊重，連郭實獵本人也覺察到並向友人表示計劃邀請他主持漢會的調查工作。施美夫表示若郭實獵生前曾經向他這樣提出，他必定承擔這項工作。但是鑑於多娜在回信中所提出的威脅，即若施美夫就漢會發表任何不利言論，將要承受個人後果，他已決定不會再就漢會未來有任何行動。施美夫在信件中逐句引述多娜的指控：「長久以來德國瑞典傳教士對漢會的態度就是「苦毒嫉妒」，「公義調查的門已經關上」，「即使再有報告發表也祇會像之前的一樣，僅有一方說辭，另一方的說法祇能留待日後在永恆中揭開」。施美夫明顯地被這些指控激怒，他指責多娜不應把當前在中國的 70 個新教傳教士放在「苦毒嫉妒」的嚴重指控之中，因為以他所知他們對漢會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施美夫又對那些在貧困艱苦環境中默默堅守宣教崗位的許多傳教士表示支持，指他們謙卑地等待上帝向他們的事工賜下恩典和祝福，或許他們行事倉卒，為時過早，但是他難以相信這些人會讓苦毒嫉妒影響自己的判斷。施美夫當日的說話，今日仍然鏗鏘有力，為韓牧及所有揭露漢會流弊的傳教士抱打不平。

## 韓牧的反思

因福漢會風波而被捲入國際級宣教醜聞，誹謗自己品行不端的信件在歐洲流傳，韓山明當時是如何反應？馬恩露牧師在 1945 年撮錄謄寫的一批韓山明信件為我們揭示答案。<sup>15</sup> 他在 1850 年 9 月 19 日所寫的信反映韓山明很清楚何八等人正抹黑自己，他說：「郭實獵對我說出實情非常生氣，他始終不能相信自己受騙……漢會成員當中有許多人仍然盡全力去維持郭實獵過去所相信的事情，好讓他們能繼續從好心外國蠻夷口袋掏出金錢。他們寄了許多信去歐洲讚美郭實獵和詆毀我，主力者包括被我辭退的蕭家茂、我有證據證

明他說謊的蕭家忠和過去我曾有好感，後來才知道他與小偷偷往來也狎玩小孩的何八。他們希望一切如常，也希望那些投向真理的弟兄變節加入他們團夥。他們指責我逼人說謊誣衊漢會；無故辭退傳道員；且有通姦和其他惡行。我對這些指控不感意外，也知道這些指控會在本地人中引發爭議。」在獲得差會的信任和肯定後，韓牧在 1851 年 1 月 27 日的信件總結自己在漢會引發的連串麻煩：「毋容置疑，今次代管漢會為我帶來很多麻煩和困難，也令委員會有不少不便，但是事情最終仍然是有收穫的，我在語言經驗、忍耐和謙卑都有所得益，那些以前祇是略知真理的人現在已清楚聽聞上帝的說話。有六個在一年前仍滿口謊言的人，現在能堅定站立在真理之中，拒絕重回郭實獵團隊及虛假一方。另外至少有 20 人是願意選擇正確的路，卻因怯於郭實獵及其他弟兄的威嚇而作罷。」韓牧又指隨著歐洲爭議過後，真相最後必能穿越謊話而得勝。他深信自己是上帝所呼召的人，去阻止福漢會繼續以謊言欺詐運作，把無辜的歐洲青年騙往中國承受艱苦、綁架甚或死亡的風險。至於與華人傳道的合作，韓牧寫道：他的目標是把他們真正轉化成為基督徒，同時他要努力學習，成為真正的傳教士，有一天他要親自用清晰的中文，向中國人宣講救主的愛和恩典。歷史證明，韓牧這個心願最後也達成，在他之後短短人生，他為數十名李朗信徒施洗，也完成了中德客語字典的絕大部份工作，在 1854 年 5 月 13 日因病離世，長眠香港。

## 結語

福漢會是中国第一家以華人傳道為基礎的基督教差會，它的歷史非常重要，目前學界使用的史料以差會外文檔案為多，反映的是外國人的看法，我非常認同林博士所說，福漢會歷史尤其是華人傳道員的故事仍有許多空白需要填補，希望有心人一起努力研究，把更多未知的事披露出來。郭實獵及福漢會對基督教在中國廣傳的重要助力是客觀事實，無可質疑，至於當中運用的手段是否恰當、個人行事的動機為何恐怕永遠存在爭議，成為學術界停不了的研究題材。最後要補充的是，韓山明牧師在華宣教僅七年多，便因病離世，死後葬於跑馬地基督教墳場，與郭實獵為鄰。林博士在他的書指稱韓山明的屍體當年是運回家鄉安葬，跑馬地所見的墳墓是 1900 年間建造的空墳，但是沒有提出證據。其實，無論是差會紀錄、韓山明傳記、韓牧親人信函，參與遷墓的教徒見證都顯示韓牧是在香港安葬的。韓山明的墳墓曾在 1975 年因興建香港仔隧道而遷移，被搬到 1900 年去世的詔波牧師附近，也許因為這個原因觸發林博士的聯想。

13. 維多利亞主教施美夫致郭實獵夫人，1851 年 8 月 18 日，郭實獵檔案，伯明罕大學特藏。
14. 維多利亞主教施美夫致郭實獵夫人，1851 年 8 月 19 日，郭實獵檔案，伯明罕大學特藏。
15. 巴色差會宣教士馬恩露牧師從韓山明在 1847 年 11 月至 1851 年 6 月期間寄回瑞士的 14 封信，撮錄了有關郭實獵與福漢會相關部份謄寫保留，在此鳴謝馬牧師後人提供資料協助研究。